

HuZhanfen

风雨严祖佑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严祖佑突然去世的消息是他儿子直接告诉我的，我顿时傻了。才79岁就没有预警地走了。似乎像他这样整天嘻嘻哈哈的人是不该如此快地消失的。

我们究竟是在什么场合认识的，已经记不清了。像是一次新闻发布会又“拖堂”，时间已到而迟迟不开，一问，又是“×报”未到，一个阴阳怪气的中年记者在旁嘀咕：下趟新闻发布会干脆到伊拉大堂里去开开好嘛！

大家轻声笑了起来。他就是严祖佑了。瘦得像一道闪电，喜欢调侃和插科打诨，尤其爱在人多时冒泡，更喜语出惊人，个性鲜明到咯牙，这就是严祖佑了。

他在当时的新闻报任国内新闻部主任，还主持一个副刊“新快活林”，经常发表一些针砭时弊、批评恶俗的随笔，很好看。某次聊天才知道他的一家乃真正的“新闻世家”，他小名“阿添”，其父乃新闻界巨擘严独鹤，其侄即新民晚报原副总严建平。

人或谓其风光无限，其实他是个苦人儿，1961年入学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，因喜欢聚众胡侃，1964年竟被划进了一个“反革命小集团”，最初被判“劳教”，后来改判15年徒刑，1980年以后才彻底平反。后做过营业员、中学教师，年过四十才进入报社，也许，还是上海新闻界唯一有过长期被监禁生涯的记者。

日常相处，性喜谐谑，他有一个业界都熟悉的标志性动作：二郎腿一架，边嬉笑怒骂，边急速抖脚，频率之快一如马臀肉飞颤着驱蝇。

多次出去搞活动，总能听他聊“班房”里的特殊故事，年逾八旬的原汪精卫伪政府的“驻外大使”如何为了争当一名“掌握犯”（犯人小组长）而寝食俱废；同样高龄的汪伪“次长”为何连续

多日将一包屎藏于自己床头铺板之下；大汉奸罗君强是怎么死的；行将就木的国民党将军和他的同僚如何在小组学习会上勾心斗角；一个双手沾染共产党员鲜血的还乡团头子如何渴望刑满后能够不戴“四类分子”帽子，又因何在除夕夜为一块大肥肉而六神不安……他的故事，并非他个人所经受的一切，而是通过他自己的一双眼睛所看到周围的每一个人。我们预感到，他将写出一部杰出的小说。

2013年，即将迈入古稀之年的严祖佑耗时10余年撰写的《人曲》出版。这是60多年来罕有的

一本中国监狱生活全方位的实录，一部以青春和生命为代价写就的沉甸甸的作品，以纪实的手法、文学的语言，记述了其蒙冤十四年期间的特殊经历和所见所闻，刻画和描写了众多人物的困顿状态和扭曲性格。

此外，他还在书中回忆了父亲、我国新闻界元老、全国政协委员严独鹤的晚年生活及

其文友的旧事轶闻。

大概耗尽了体内的能量，长篇出版后，祖佑的精力大不如前，以前潜伏的毛病一一发作，他心脏一直不好，2017年又患肺部CA，术后更衰弱了，但还是喜欢热闹喜欢聚会。2022年1月9日那天，一群老同学再次聚会，祖佑进来时脚就有点“飘”，对众人颌首一笑就往椅背一靠，偶尔目视众人，似乎闭目养神。其间并无异样，大概半小时后，一旁的同学轻触了他一下，发现他面带微笑，却肤色惨白，脉搏一搭，竟然去了，无比安详且宁静。

他的同学，作家展家麒有诗送他——

送阿添

嘻笑怒骂音尘绝，人间从此无阿添。

圆寂羽化安然去，定在云上做神仙。■

人或谓其风光无限，其实他是个苦人儿。